

十一、曲君老喇嘛又穿上了僧服

由于语言障碍，我在佛学院里接触的藏族喇嘛不多。我曾走进几个素不相识的喇嘛住处，无一例外受到热情接待，请你喝茶，请你吃糌粑。可是苦于没法交流，他说他的，我说我的，我听不懂他说的，他听不懂我说的，最后只好大家摊摊手，哈哈一笑，拜拜。

结识了一个能说点汉语的小喇嘛，十六岁，名叫才旺索拉，意思是福寿，老家在道孚县塔公乡，家中还有三个弟妹，最小的才四岁。这少年挺聪明，来此两年，已学会不少常用汉语，跟汉人大致上可进行交流了。他有两个舅舅都在佛学院。大舅名叫古热，十四岁出家，十年前，二十二岁，来五明佛学院进修，现在已成为这儿的 一个堪布。小舅名叫朗加，二十九岁，出家已十多年，来五明佛学院才两个月，现在跟才旺索拉住一起。

才旺索拉还有个舅公也在佛学院。头一次去才旺的屋子坐坐，正好他的舅公也在。他舅公大名曲君，今年六十九岁，来佛学院已有十年，独自一人住在大经堂西 北面的山坡上。老人皮肤黝黑，额上皱纹极为深刻，宛如铁锥凿出一般。在额头正中靠近头顶部，有一钱币大小的瘤状物，甚为奇特。他的一对耳朵亦大得出奇。我对老人说，你的耳朵这么大，真是好福相啊！老人听了他外孙翻译的意思，大笑不止，笑过一阵，以手抚摸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多长啊，长得太好了，可我已经没有眉毛了！

我问老人出家有多少年了。老人说，他二十岁出家，但是没当几年喇嘛，大军打进藏地，他和一些乡亲逃到山上躲起来，很多人被打死了，他的脚上也挨了两颗子弹，落下了残疾。说到这里，他把紫红色的僧袍撩起来，让我看他小腿上两团疤里疙瘩的伤痕……

我对老人说，下次我到你屋里来拜访。他很高兴地说：欢迎你来！

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下午，我到学院小卖部买了点糖果，请才旺索拉陪我去看望他的舅公。正是觉母绕山的时候，几千身穿红色僧袍的觉母排着长队，一面行进一面唧唧呀呀地高声唱经，其声悠扬高昂，很像是在唱一首我们平时听到的歌颂雅鲁藏布江的藏族民歌。

老人的屋子又小又破旧，窄小的空间，基本上只能供他打坐和睡觉用。我和才旺索拉进去后，勉强在他前面坐下，要转个身都费劲。在他身后，靠着墙壁，堆满了一包包装在废旧蛇皮袋、尼龙袋和塑料袋里的青稞粉，从地下一直堆到屋顶，足够他吃上三五年。除了摆在搁板上的几本经书和几件法器，他的屋子里几乎没有任何称得上生活用

品的摆设。

我们进去时老人正盘着腿念经。我已听才旺索拉说过，除了吃饭睡觉以及去大经堂听法王讲经，他舅公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从早到晚坐在屋里持咒念经。

老人见我和他的外孙去看望他，十分高兴。他象这儿的藏民一样，热情好客，但不讲什么客气话，他问我，想不想吃糌粑，想吃就自己动手拿。我也老老实实地说，我现在肚子不饿，不想吃。他说如果想喝水，可以叫他的外孙问隔壁人家要一点来。我口不渴，就叫他不用麻烦别人了。

老人一面说话，一面还用两手分别捻着念珠和转动着嘛呢轮。他的嘛呢轮与众不同，一般喇嘛手持的嘛呢轮多为金属打制，大小与一只饭碗相仿，而他的这只嘛呢轮是木制的，特别大，跟一只脸盆差不多。看上去这只木质嘛呢轮的历史也颇久远了，色泽暗黑，表面油腻光亮。听说这是一个老喇嘛临终时送给他的，到他手里也有好几十年了。如今，他也垂垂老矣，这只大嘛呢轮已不知被他的两位主人摸过多少回转过多少遍了。

我请老人谈谈他的经历。老人说，他小时候很调皮，也很受父母宠爱。那时他家里养了几十头牛，他当过两年放牛娃。二十岁，他穿上僧衣成了喇嘛，在藏地，当喇嘛是很受人尊敬的。出家后，他去西藏拉萨朝拜，一路走一路化缘，沿途拜了很多寺庙，来回足足走了一年。那时不像现在呀，老人说，没有汽车，路也不好走，一天走不了多少里路。春去秋来，从西藏回来时，第二年的春节已过去了。回来后，我记得有一回在塔公的那兰寺跳金刚舞，很多人围着看，我越跳越起劲。不瞒你说，我跳舞跳得可好哪。到了夏天，我就专心致志地念经修行。

大军打过来，他逃走了。他说。他们逃到山上躲起来。很多乡亲被打死，跟他一起躲上山的，有十个人，被大军打死了七个，都是普通藏民。他自己脚上吃了两颗子弹。他们在山上呆了一年，呆不下去了，就回到塔公乡里。共产党不准他们再信佛，不准他们再念经，也不准他们再穿喇嘛的服装。他家的牛被没收了，要他给公家去放牛。乡亲们在一起吃大锅饭，老是肚子饿，生活很苦。到他四十岁时，"文革"发生了，藏地很多寺庙被毁掉，佛教遭受到一场更加深重的劫难，日子更苦了。后来，"文革"结束了，共产党对佛教的态度比过去宽容了，日子也开始变得一点点好起来。他五十九岁那年，听说在色达洛若山这儿有一个很好的法王，办了一个很好的佛学院，就跑到这儿来了。他终于又穿上了被迫脱下几十年的僧服，终于又可以公开地念经礼佛了。目前，他正在法王的加持下修学大圆满法，非常殊胜。他在这儿的的日子过得很高兴，很快活……

我和老人之间的谈话，要经过小才旺的中介才得以沟通，这跟两个人之间直接的语言交流不大一样，有时难免会打点折扣。但我从老人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说起过去所受的苦难时，已不带什么恨意，而当他讲到现在的日子时，从心底里焕发出不可言说的喜悦。

透过他身后的小木窗，刚才传进来的觉母们咿咿呀呀的唱经声已经停下，可看到一群群绕完了山的觉母正三三两两地往回走。这些觉母大都年轻得很，是属于跟老人外孙同一辈的年轻人。她们比老人当然要幸运得多了，没有尝到几十年前藏地历史上不准念经不准穿僧衣老是饿肚子的滋味。

我为曲君老喇嘛拍了张一手捻念珠一手转嘛呢轮的照片。屋里的光线昏昏暗暗，由窗口射进来的日光，从侧面映出了他额上粗旷的皱纹，映出了他脸上宁谧而满足的神情。坐在他身后的一包包青稞粉，无声地展示了老人极为清苦单一的物质生活的全部内容……如果要给这张照片起个名的话，我想，不妨叫它《年复一年》吧。在这儿，有多少象老人一样的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永无休止地捻珠转轮满怀喜悦生活在佛光的泽被之中啊……

选载于东北风电子杂志